

# 日本正倉院《聖語藏》顯示的異讀\*

獨立佛學研究者 蘇錦坤

## 摘要

在《大正藏》的校勘註記當中，常出現來自「聖」或「聖乙」的異讀。依據飯田剛彥〈正倉院・聖語藏經卷について〉（關於正倉院「聖語藏經卷」）一文，正倉院的經卷於明治 43 年（西元 1897 年）開始分類整理、修整，於昭和 5 年（西元 1930 年）整理成《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目錄》，內容分「寫經之部」、「版經之部」及「雜書之部」。「寫經之部」分為以下六類：「隋經」、「唐經」、「天平寫經」、「神護寫經」、「甲種寫經」、「乙種寫經」。所以，《大正藏》校勘註記的【聖】、【聖乙】這二個略符，恐怕不是「天平寫經」四個字所能涵括；【聖】、【聖乙】兩個略符應該是指上述「寫經之部」的六類，但是，詳細的指稱範圍恐怕需待進一步分疏、研究。

本文列舉《大正藏》僅出現【聖】的校勘註記，討論其中的四類異讀：

1.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與《大正藏》的錄文均可能是訛誤。
2.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保存了可貴的異讀。
3.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是明顯的訛誤。
4. 難以判定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與《大正藏》的錄文的正誤或優劣。

---

\* 2022/5/27 收稿，2022/7/11 通過審稿。

唐人寫經為人類瑰寶，在文化、書法、佛教文獻等面向都是彌足珍貴的文物。這當中日本正倉院《聖語藏》的隋唐寫經，以及依據此類遣唐僧帶回經本的抄本尤其珍貴。雖然這些古代寫本遺珍都是價值連城的文化瑰寶，但是，如《開寶藏》為奉皇帝敕令開雕，在人力、物力都是一時之選，後繼的《思溪藏》、《崇寧藏》、《磧砂藏》、《嘉興藏》也都謹守其規矩。邊疆敦煌的寫本或日本遣唐僧帶回的經本雖有可能比上述雕本優秀，但是事實上，不可能每份鈔本都能達到如此水準。

對於古代漢譯佛典的「異讀」，一般讀者容或有一些不切實際而羅曼蒂克的幻想。例如認為「宋版」大藏經的錄文就優於「明版」大藏經，「明版」大藏經的錄文就優於《大正藏》；或者認為「敦煌遺書寫卷」的用字就會比《高麗藏》或《大正藏》正確；這樣的期待與事實不符。大抵版本之間用字差異，應該如司法斷案，校勘取捨應持平而論，不能因年代早晚、寫本或雕本而有所偏頗。

關鍵詞: 1.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 2. 《大正藏》校勘註記 3. 異讀 4. 佛典校勘

目次

1. 前言
2. 《大正藏》錄文與《聖語藏》異讀均訛誤
  - 2.1 於隣無所作
  - 2.2 三十六刀
3. 《聖語藏》的重要異讀
  - 3.1 日日身蒙塵土
  - 3.2 億年設福業
  - 3.3 其身善解脫
4. 《聖語藏》異讀的商榷
  - 4.1 浚輸涅槃
  - 4.2 膿癡凡夫
  - 4.3 埏埴作器
  - 4.4 孰能擇地
5. 難以判定的異讀
6. 結語

## 1. 前言

在《大正藏》的校勘註記當中，常出現來自「聖」或「聖乙」的異讀。依據末木文美士的論文，開元四年(西元 716 年)日僧玄昉入華取回經典，日後在日本展開寫經事業，這也就是所謂的「天平寫經」，正倉院至今保留著「天平寫經」的大量記錄。<sup>1</sup> 這些「天平寫經」統稱為《聖語藏》，「聖」字代表依據正倉院「天平寫經」所出的校勘註記，「聖乙」則代表依據「天平寫經」另一抄本所記的異讀。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如此解釋《大正藏》校勘註記的版本代號：

「在《大正藏》的略符表中就只有【聖】、【聖乙】這二個略符。已知『正倉院聖語藏本』即天平寫經，略符作【聖】——〈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錄〉中的天平勝寶經，也屬於天平寫經。而略符作【聖乙】者，略符表註明為『正倉院聖語藏本別寫』。從〈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錄〉中『正倉院聖語藏本』有隋經、唐經、天平勝寶經等推測，『正倉院聖語藏本別寫』或即為『正倉院聖語藏本』

---

\* \* 本文承蒙李周淵博士提供多篇論文作為參考資料，在此致謝；兩位審稿老師詳細批閱，指出不少疏漏，在此銘謝。

<sup>1</sup> 末木文美士，(2000)，〈日本佛教目錄學的形成——以《東域傳燈錄》為中心〉(CBETA, ZW07, no. 66, p. 423, a21-24)。余崇生，(1998:50-51)，〈從漢刻藏經到日本經藏出版之考察〉：「5. 《聖語藏》，註：日本正倉院藏有天平寫本、隋寫本、宋版、日本寬治版等，合稱為聖語藏。往往一經有多種寫本，所以在大正藏的校記裏屢見有『聖乙、聖丙』者即指此也。」

隋經或唐經。」<sup>2</sup>

雖然如此，此一解說最後仍然補敘：「至於然否？有以待將來方家針砭」，代表執筆者對此一解說仍有猶豫，不是完全確定。

依據飯田剛彥〈正倉院・聖語藏經卷について〉(關於正倉院「聖語藏經卷」)一文，正倉院的經卷於明治 43 年(西元 1897 年)開始分類整理、修整，<sup>3</sup> 於昭和 5 年(西元 1930 年)完成《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目錄》，內容分「寫經之部」、「版經之部」及「雜書之部」。「寫經之部」分為以下六類：<sup>4</sup>

- 第 1 類，隋經(8 點，22 卷)
- 第 2 類，唐經(30 點，221 卷)
- 第 3 類，天平十二年(西元 740 年)御願經(126 點，750 卷)
- 第 4 類，神護景雲二年(西元 768 年)御願經(171 點，742 卷)
- 第 5 類，甲種寫經(90 點，316 卷)
- 第 6 類，乙種寫經(290 點，2012 卷)

「版經之部」分為以下四類：

- 第 7 類，寬治版(1 點，8 卷)
- 第 8 類，宋經(12 點，114 卷)

<sup>2</sup> 見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網址：<https://cbeta.org/data-format/ver.htm>，2022/7/6。

<sup>3</sup> 正倉院是東大寺的倉庫，位於東大寺大佛殿的西北；正倉院及正倉院寶物在明治時代捐贈給皇室，二戰後由宮內廳常設正倉院辦公室負責管理。

<sup>4</sup> 飯田剛彥〈正倉院・聖語藏經卷について〉(2011:90-91)。

第9類，甲種版經(7點，54卷)

第10類，乙種版經(33點，703卷)

《大正藏》校勘註記的【聖】、【聖乙】這二個略符，恐怕不是「天平寫經」四個字所能涵括；【聖】、【聖乙】兩個略符應該是指上述「寫經之部」的六類，但是，詳細的指稱範圍恐怕需待進一步分疏、研究。

本文選取《大正藏》當中僅出現【聖】或【聖乙】與其他異讀不同的校勘註記，以校勘的方法論證此類異讀的價值，而不去辨別該處「聖語藏」異讀來自「寫經之部」六類之確切來源。筆者純粹引述此類校勘註記，並未親自翻閱檢索所謂的《聖語藏》。

本文所舉的《大正藏》校勘註記可以分為下列四類：

1.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與《大正藏》的錄文均可能是訛誤。
2.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保存了可貴的異讀。
3.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是明顯的訛誤。
4. 難以判定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與《大正藏》的錄文的正誤或優劣。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或「聖語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或《普寧藏》(《大正藏》所指的「元藏」)。但是筆者借助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的

「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作為「明《嘉興藏》」查核異讀。<sup>5</sup>

## 2. 《大正藏》錄文與《聖語藏》異讀均訛誤

在一些特別的經例，《大正藏》經文的校勘註記僅記錄了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在筆者考察之下，發現兩者都可能已經發生了抄寫訛誤。以下為筆者所舉的例證。

### 2.1 於隣無所作

《雜阿含 1213 經》，尊者婆耆舍所說的第一首偈頌為：

「當捨樂不樂，及一切貪覺，  
於隣無所作，離染名比丘。」<sup>6</sup>

「聖語藏」在第三句「隣」字的異讀為「憐」。

《雜阿含 1213 經》的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229 經》與《相應部 8.2 經》。

《別譯雜阿含 229 經》的對應偈頌為：

「棄捨樂諸著，及不樂著者，  
捨衣貪嗜覺，不造煩惱林。」<sup>7</sup>

<sup>5</sup>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https://dzkimgs.l.u-tokyo.ac.jp/kkz/>，此一網址係由大藏經研究推進黨會議・SAT 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研究会作成，2022/7/6。

<sup>6</sup> 《雜阿含 1213 經》(CBETA, T02, no. 99, p. 331, a3-5)。

<sup>7</sup> 《別譯雜阿含 229 經》(CBETA, T02, no. 100, p. 458, a7-9)，《大正藏》第

《相應部 8.2 經》相當的偈頌為：

Aratiñca ratiñca pahāya, sabbaso gehasitañca vitakkaṃ;  
Vanathaṃ na kareyya kuhiñci, nibbanatho arato sa hi bhikkhu.

(完全捨斷不喜樂與喜樂，以及家居的思惟；

不應於任何處培作欲林，不喜樂的無欲者，他確實是一位比丘。)<sup>8</sup>

可以見到與第三句「於隣無所作」對應的是「不造煩惱林」，與「不應於任何處培作『欲林 vanatha』」；所以，《雜阿含 1213 經》此一偈頌第三句的「隣」字或「聖語藏」異讀的「隣」字，都應該是「林」字。

筆者認為，原譯可能是「林」字，兩者因「音近」而訛寫作「隣」字或「隣」字。<sup>9</sup>

## 2.2 三十六刀

---

四句錄文「不造煩惱林」，「元、明藏」作「不造煩惱枝」，考量巴利對應偈頌，應以「林」字為合適。

<sup>8</sup> 菩提比丘的《《相應部》英譯》(*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翻譯為: 'Having abandoned discontent and delight, and household thoughts entirely, One should not nurture lust towards anything; the lustless one, without delight-- he is indeed a bhikkhu.'(Bodhi 2000:281, also 457, n. 492)。筆者參酌巴利偈頌及菩提比丘英譯而進行此處漢譯，以下偈頌漢譯皆同。

<sup>9</sup> 請參考張涌泉、傅傑《校勘學概論》，(2007:38)，〈(二) 因音近而誤〉。



《中阿含 163 經，分別六處經》有一句「三十六刀」不易理解其意涵：

「三十六刀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有六喜依著，有六喜依無欲，有六憂依著，有六憂依無欲，有六捨依著，有六捨依無欲。」<sup>10</sup>

對應經典巴利《中部 137 經》的用詞為「chattimsa sattapadā」，智鬘比丘與菩提比丘的《《中部》英譯》作「the thirty-six positions of beings 三十六種眾生狀態」。<sup>11</sup>

漢譯《鞞婆沙論》的相當敘述可供參考：

「應說十八，如說十八意行。應說三十六，如三十六刀。」<sup>12</sup>

「聖語藏」在《鞞婆沙論》「三十六刀」的異讀為「三十六勾」。

由於古代寫本常出現「口」形寫作「厶」形，所以「聖語藏」的「三十六勾」可能是「三十六句」，正是反映了「padā」的翻譯(此處字義應為「狀態」，翻譯者誤當作「句」)。

---

<sup>10</sup> 《中阿含 163 經》(CBETA, T01, no. 26, p. 692, c16-19)。

<sup>11</sup> Nyanamoli and Bodhi 的《《中部》英譯》(*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1995:1070)。

<sup>12</sup> 《鞞婆沙論》(CBETA, T28, no. 1547, p. 435, c28-29)。

玄奘也翻譯作「句」，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世尊說為三十六師句」。<sup>13</sup>

筆者認為，《中阿含 163 經》此處的原譯可能是「句」字，因「字形相近」而訛寫作「刀」字；另一方面「聖語藏」在《鞞婆沙論》也因「字形相近」而寫成「勾」字。<sup>14</sup>

不管是《中阿含 163 經》的「三十六刀(句)」或玄奘《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的「三十六師句」，就文義而言均應作「三十六種眾生狀態」。

### 3. 《聖語藏》的重要異讀

正倉院「聖語藏經卷」保存了一些重要的異讀，可以用來訂正《大正藏》錄文的訛誤，請見以下筆者所舉的經例。

#### 3.1 日日身蒙塵土

《雜阿含 1147 經》提到波斯匿王來詣佛所：

「時，波斯匿王日日身蒙塵土，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sup>15</sup>

「聖語藏」於「日日」兩字作「白日」。

---

<sup>13</sup>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718, a25)。

<sup>14</sup> 請參考張涌泉、傅傑，(2007:35-38)，〈(一) 因形近而誤〉。

<sup>15</sup> 《雜阿含 1147 經》(CBETA, T02, no. 99, p. 305, b7-8)。

《雜阿含 1147 經》的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70 經》，後者的對應經文作：「波斯匿王於日中時，乘駕輦輿，往詣佛所，身體塵塗。」<sup>16</sup>

此處應以「聖語藏」的異讀「白日」為恰當。首先，對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70 經》提及波斯匿王於日中往詣佛所，並非日日前往；其次，波斯匿王統領王事，如說「日日往詣佛所」，也是不合常理。

### 3.2 億年設福業

《雜阿含 1234 經》：

「若人於世間，億年設福業，

於直心敬禮，四分不及一。」<sup>17</sup>

第二句「億年設福業」，「聖語藏」作「竟年設福業」。

《雜阿含 1234 經》的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61 經》和《相應部 3.9 經》。

《別譯雜阿含 61 經》此一偈頌作：

「假使修諸祀，及與事火法，

修此欲求福，行此諸祠祀，

滿足一年中，不如正身立，

一禮敬向佛，四分中之一。」<sup>18</sup>

---

<sup>16</sup> 《別譯雜阿含 70 經》(CBETA, T02, no. 100, p. 398, c10-11)。

<sup>17</sup> 《雜阿含 1234 經》(CBETA, T02, no. 99, p. 338, b9-10)。

此一偈頌也與下面兩頌相當。

《出曜經》：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亦未獲其一。」<sup>19</sup>

《法集要頌經》：

「若人禱神祀，經歲望其福，  
彼於四分中，亦不獲其一。」<sup>20</sup>

因此，「聖語藏」作「竟年設福業」與其他對應經文相符。

### 3.3 其身善解脫

《雜阿含 1317 經》迦葉天子在世尊前說偈：

「比丘修正念，其身善解脫，  
晝夜常勤求，壞有諸功德，  
了知於世間，滅除一切有，  
比丘得無憂，心無所染著。」<sup>21</sup>

《雜阿含 1318 經》也是迦葉天子在世尊前說另一首偈：

---

<sup>18</sup> 《別譯雜阿含 61 經》(CBETA, T02, no. 100, p. 395, a28-b2)。

<sup>19</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27, a26-27)。

<sup>20</sup>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89, b25-26)。

<sup>21</sup> 《雜阿含 1317 經》(CBETA, T02, no. 99, p. 361, c13-16)。

「比丘修正念，其心善解脫，  
 晝夜常勤求，逮得離塵垢，  
 曉了知世間，於塵離塵垢，  
 比丘無憂患，心無所染著。」<sup>22</sup>

這兩首偈頌的前四句用語相仿，除了前者第二句為「其身善解脫」，後者為「其心善解脫」；前者第四句為「壞有諸功德」，後者為「逮得離塵垢」。

《雜阿含 1317 經》此處的校勘註記顯示，「聖語藏」的第二句與《雜阿含 1318 經》同樣作「其心善解脫」；在第四句則作「懷有諸功德」而非「壞有諸功德」。

《雜阿含 1317 經》的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317 經》和《相應部 2.1-2.2 經》；《雜阿含 1318 經》的對應經典為《別譯雜阿含 316 經》和《相應部 2.1 經》。<sup>23</sup>

<sup>22</sup> 《雜阿含 1318 經》(CBETA, T02, no. 99, p. 361, c27-p. 362, a1)。

<sup>23</sup> 此兩經對應經典的編列，諸家略有差異。如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下)，(1983/1994:325, n.11-12)，列《別譯雜阿含 316 經》和《相應部 2.1-2.2 經》為《雜阿含 1317 經》的對應經典；列《別譯雜阿含 317 經》和《相應部 2.1-2.2 經》為《雜阿含 1318 經》的對應經典。佛光版《雜阿含經》(四)，(1983:2204-2205, n.2, n.5)，列《別譯雜阿含 316 經》和《相應部 2.1 經》為《雜阿含 1317 經》的對應經典；列《別譯雜阿含 317 經》和《相應部 2.2 經》為《雜阿含 1318 經》的對應經典。王建偉、金暉《《雜阿含經》校釋》(五)，(2014:95, n.4, 和 96, n.3)，列《別譯雜阿含 317 經》和《相應部 2.1-2.2 經》為《雜阿含 1317 經》的對應經典；列《別譯雜阿含 316 經》和《相應部 2.1-2.2 經》為《雜阿含 1318 經》的對

《別譯雜阿含 316 經》：

「比丘能具念，心得善解脫，  
諸欲有所求，逮得無垢處。  
能知於世間，有垢及無垢，  
捨離一切有，亦無諸畜積，  
是名為比丘，有勝利功德。」<sup>24</sup>

《別譯雜阿含 317 經》：

「比丘能具念，心得善解脫，  
願求得涅槃，已知於世間。  
解有及非有，深知諸法空，  
是名為比丘，離有獲涅槃。」<sup>25</sup>

筆者考量對應經典的偈頌用語，「聖語藏」的異讀很有可能是「原本翻譯團隊」的用字。

#### 4. 《聖語藏》異讀的商榷

---

應經典。

<sup>24</sup> 《別譯雜阿含 316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0, a6-10)。

<sup>25</sup> 《別譯雜阿含 317 經》(CBETA, T02, no. 100, p. 480, a17-20)。

在筆者考察之下，部分正倉院「聖語藏經卷」的異讀可能是訛誤，而《大正藏》的錄文才是正確的用語。以下為筆者所舉的例證。

#### 4.1 浚輸涅槃

《雜阿含 568 經》：

「復問：『尊者！入滅正受者。云何順趣、流注、浚輸？』

答言：『長者！入滅正受者，順趣於離、流注於離、浚輸於離；順趣於出、流注於出、浚輸於出；順趣涅槃、流注涅槃、浚輸涅槃。』<sup>26</sup>

「聖語藏」在上引經文的四處「浚輸」均抄作「後輪」。

《雜阿含 568 經》的對應經典是《相應部 41.6 經》，相當的巴利經文為：

‘Saññāvedayitanirodhasamāpattiyā vuṭṭhitassa kho,  
āvuso visākha, bhikkhuno vivekaninnaṃ cittaṃ hoti,  
vivekaṇaṃ vivekapabbhāraṃ’.<sup>27</sup>

(出「想受滅定(滅盡定)」的比丘的心是斜向遠離的、傾向遠離的、匯聚向遠離的。)<sup>28</sup>

<sup>26</sup> 《雜阿含 568 經》(CBETA, T02, no. 99, p. 150, b26-c1)。

<sup>27</sup> 《相應部 41.6 經》(S iv 295)。

<sup>28</sup> 菩提比丘的英譯為：‘Householder, when a bhikkhu has emerged from the attainment of the cessation of perception and feeling, his mind slants, slopes, and inclines towards seclusion.’(Bodhi 2000:1324)。筆者將經文

《中部 44 經》也出現同一經文，對應的《中阿含 210 經》的翻譯作：

「比丘從滅盡定起已，心樂離、趣離、順離。」<sup>29</sup>

從相關經文理解，此處「聖語藏」的異讀「後輪」應該是訛誤，此為「浚輪」，因字形相近而發生失誤。<sup>30</sup>

《相應部 35.241 經》有近似的用語：

‘nibbānaninna ... nibbānapoṇa nibbānapabbhāra’.<sup>31</sup>

對應的《雜阿含 1174 經》翻譯為：「臨趣、流注、浚輪涅槃。」<sup>32</sup>

此處「聖語藏」抄作「趣、流注、浚輪涅槃。」應以原錄文為較合適。

## 4.2 膿癡凡夫

《雜阿含 1170 經》：

---

*viveka* 翻譯為「遠離」以呼應英譯的 *seclusion*，(Bodhi 2000:1444, n.306) 提到：「《相應部註》指此處 *viveka* 意指『涅槃 *nibbāna*』。」

<sup>29</sup> 《中部 44 經》(M i 301)。《中阿含 210 經》(CBETA, T01, no. 26, p. 789, b10-11)。

<sup>30</sup> 「浚輪」對應的是巴利 ‘*vivekapabbhāraṃ*’ (*viveka* 遠離 *pabbhāraṃ* 傾向、導向)。PED(414-415): *bending, inclining, sloping; fig. tending or leading to*. 請參考張涌泉、傅傑，(2007:35-38)，〈(一) 因形近而誤〉。

<sup>31</sup> 《相應部 35.241 經》(S iv 180)。

<sup>32</sup> 《雜阿含 1174 經》(CBETA, T02, no. 99, p. 314, c22-23)。



「如彼癩人，為草葉針刺所傷，膿血流出；如是愚癡凡夫，其性弊暴，六觸入處所觸則起瞋恚，惡聲流出，如彼癩人。」<sup>33</sup>

「聖語藏」在第四句「如是愚癡凡夫」作「如是膿癡凡夫」，顯然是受到前面「膿血流出」的影響，是校勘所謂的「因上下文相涉而誤」。<sup>34</sup>

### 4.3 埴埴作器

《法句經》卷1〈無常品1〉：

「譬如陶家，埴埴作器，  
一切要壞，人命亦然。」<sup>35</sup>

《聖語藏》「埴埴」兩字作「埴垣」。  
其實，「埴埴作器」是援引《荀子》：

「故陶人埴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sup>36</sup>

《說文》：「埴，黏土也。」<sup>37</sup>

<sup>33</sup> 《雜阿含 1170 經》(CBETA, T02, no. 99, p. 312, c28-p. 313, a1)。

<sup>34</sup> 請參考張涌泉、傅傑，(2007:38-39)，〈(三) 因上下文相涉而誤〉。

<sup>35</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59, a12-14)。

<sup>36</sup> 《荀子集解》〈23 性惡篇〉(1972)，卷十七，第五頁。

<sup>37</sup> 《說文解字注》(1985:683 下欄)。

《一切經音義》卷 76：「埏埴(...案：埏，柔也、和也、擊也。埴，土也；黏土曰埴。）」<sup>38</sup>

從《一切經音義》註釋的文意，可以解釋作：「黏土為埴，揉和黏土為『埏、埴』，『埏埴』統稱作陶器的材料及動作」。

可見，《聖語藏》作「埏垣」，此一異讀不可遵從。

《法句譬喻經》有同一偈頌：

「譬如陶家，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人命亦然。」<sup>39</sup>

此處的「埏」字，《聖語藏》的異讀作「埏」字，並未記錄「埴」字有任何異讀。由此可知，正確用字應作「埏埴」或「埏埴」。

#### 4.4 孰能擇地

《法句經》卷 1〈華香品 12〉：

「孰能擇地，捨鑑取天？  
誰說法句，如擇善華？」<sup>40</sup>

《聖語藏》「擇地」兩字作「擇墜」。

此處應以「擇地」為是，因為此首偈頌為「問偈」，緊接的下一首偈頌為「答偈」，答偈用的也是「擇地」。

<sup>38</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800, a20)。

<sup>39</sup>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75, c5-6)。

<sup>40</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3, a23-24)。

「學者擇地，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能採德華。」<sup>41</sup>

從《法句譬喻經》也可以得到同樣的佐證：

「孰能擇地，捨鑑取天？

誰說法句，如擇善華？

學者擇地，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能採德華。」<sup>42</sup>

《法句譬喻經》此處的「學者」，《聖語藏》與「宋、元藏」作「覺者」。

巴利《法句經》45 頌是「答偈」的對應偈頌：

Sekho pathaviṃ vicessati, yamalokañca imaṃ sadevakaṃ;  
Sekho dhammapadaṃ sudesitaṃ, kusalo pupphamiva  
pacessati.

(有學能審查地界、地界的諸天、與閻魔的境界，  
有學能善解(如來的)善說法句，如同巧匠採花。)

第一句「學者」與巴利偈頌的「sekho 有學」相當，「sekho 有學」在佛教術語意指「(四聖四賢為八賢聖，)除去阿羅漢不算的七種位階」，也就是「初果向、初果得、二果向、二果得、

---

<sup>41</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3, a24-25)。

<sup>42</sup>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84, c27-29)。

三果向、三果得、四果向」等七個位階，這不能翻譯作「覺者」。

《聖語藏》的異讀顯然不恰當。

## 5. 難以判定的異讀

《大正藏》校勘註記中，單獨出自「正倉院《聖語藏》」的異讀(標記為：**【聖】**)有不少是明顯的抄寫訛誤。這是在其他版本都未出錯的情況下，單獨地出現訛字。

例如《法句經》卷2〈地獄品30〉：「可羞不羞，非羞反羞，生為邪見，死墮地獄。」<sup>43</sup>校勘註記提及此處的「反」字，《聖語藏》作「及」字，同樣模式的訛字在《法句經》共有三處，另有一處將「反」字抄作「久」字。但是，《聖語藏》也有不少處在「反」字並未出錯。

再舉一例，《法句經》卷2〈道利品38〉：「美說正為上，法說為第二，愛說可彼三，誠說不欺四。」<sup>44</sup>校勘註記提及此處的「二」字，《聖語藏》作「一」字，這也是明顯的訛誤。<sup>45</sup>

---

<sup>43</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 b14-15)。

<sup>44</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4, c14-15)。

<sup>45</sup> 對應的偈頌均在該處作「二」字，如：《出曜經》卷11〈誹謗品9〉：「善說賢聖教，法說如法二，念說如念三，諦說如諦四。」(CBETA, T04, no. 212, p. 667, a5-6)。《法集要頌經》卷1〈語言品8〉：「善說賢聖教，法說如法二，念說如念三，諦說如諦四。」(CBETA, T04, no. 213, p. 781, b28-c1)。

但是，正倉院「聖語藏經卷」顯示的異讀也有些是很難論斷其對錯是非，甚至很難評判其間的優劣得失。本文僅舉一特例來討論。

《法句經》卷1〈刀杖品18〉：

「雖僕剪髮，長服草衣，

沐浴踞石，奈癡結何？」<sup>46</sup>

第二句「長服草衣」的「長」字，「宋、元、明藏」作「被」字，「聖語藏」則作「杖」字。第四句「奈癡結何」的「癡」字，「宋、元、明藏」和「聖語藏」都作「疑」字。

這一首偈頌也在《法句譬喻經》出現：

「雖僕剪髮，長服草衣，

沐浴踞石，奈疑結何？」<sup>47</sup>

《法句譬喻經》第二句「長服草衣」的「長」字，「宋、元、明藏」在此作「杖」字，和上述「聖語藏」的異讀吻合。第四句「奈疑結何」的「疑」字，並未出現其他異讀。萬金川於2022年5月22日的演講上傳影片當中，並列了《高麗藏》初雕版與再雕版《法句譬喻經》的照片，顯示了「初雕版」的「杖服草衣」，在「再雕版」卻成為「長服草衣」。<sup>48</sup>法國所

<sup>46</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 b14-15)。

<sup>47</sup>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92, b3-4)。

<sup>48</sup> 萬金川演講上傳影片：「藏海一滴－漢文大藏經漫談」，2022年5月22日，影片網址：<https://youtu.be/fr-sZcAi9sk?t=7562>，《高麗藏》初雕版與再雕版並列《法句譬喻經》的照片位於影片時間2:06:00。《高麗藏》

藏的敦煌殘卷 P.2381 是《法句經》抄本，此一首偈頌第二句為「杖服草衣」，第四句則與「聖語藏」同為「奈疑結何」。<sup>49</sup>

《法句譬喻經》接下來的下一首偈頌為：

「不伐殺燒，亦不求勝，

仁愛天下，所適無怨。」<sup>50</sup>

《大正藏》校勘註記提及「所適無怨」，宋《思溪藏》作「所適無患」；《高麗藏》初雕版作「所過無患」，而再雕版則作「所適無怨」。

回顧《法句經》，此處第四句作「所適無怨」而無其他異讀，<sup>51</sup> 法國所藏的敦煌殘卷《法句經》抄本(P.2381)，此句亦作「所適無怨」。

這意味著《高麗藏》的「初雕版」與「再雕版」所依據的經本不同，究竟哪一版本才是反應《開寶藏》的經文，值得進一步探究。

從對應偈頌巴利《法句經》141 頌來看，對「長服草衣」譯文的判讀似乎幫助不大：

Na naggacariyā na jaṭā na paṅkā, nānāsakā thaṇḍilasāyikā vā;

---

初雕版顯示的經名抄寫作「法句喻經」。

<sup>49</sup> 法國所藏的敦煌殘卷 P.2381 請參考網址：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3274r.r=Pelliot%202381?rk=21459:2>，2022/7/6。

<sup>50</sup>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92, b4-5)。

<sup>51</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 b16)。

Rajojallaṃ ukkuṭikappadhānaṃ, sodhenti maccaṃ  
avitiṇṇakaṅkhaṃ.

(裸行外道、髻髮外道、塗泥外道、絕食外道、臥地外道(睡在地面，不用草芥等作為鋪墊)、塗灰外道、汗流外道(於令人冒汗不止的地點修練)、蹲踞外道這類行為，不能令未斷除疑惑的人清淨。)

## 6. 結語

唐人寫經為人類瑰寶，在文化、書法、佛教文獻等面向都是彌足珍貴的文物。這當中尤其是日本正倉院《聖語藏》的隋唐寫經，以及依據此類遣唐僧帶回經本，而在日本的謄寫抄本，都能或多或少地反應某一文獻在該年代的版本特性，在佛典校勘及漢語史都是一大研究利器。

雖然這些古代寫本遺珍都是價值連城的文化瑰寶，但是，如《開寶藏》為奉皇帝敕令開雕，在人力、物力都是一時之選，後繼的《思溪藏》、《崇寧藏》、《磧砂藏》、《嘉興藏》也都謹守其規矩。邊疆敦煌的寫本或日本遣唐僧帶回的經本雖有可能比上述雕本優秀，但是事實上，不可能每份鈔本都能達到如此水準。

對於古代漢譯佛典的「異讀」，一般讀者容或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推想。例如認為「宋版」大藏經的錄文就優於「明版」大藏經，「明版」大藏經的錄文就優於《大正藏》；或者認為「敦煌遺書寫卷」的用字就會比《高麗藏》或《大正藏》正確；或者認為日本遣唐使帶回的經本及其轉抄本的用字就會比《高麗藏》或《嘉興藏》正確；這樣的期待與事實不符。大抵版本之

間的用字差異，應該如司法斷案，校勘取捨應持平而論，不能因年代早晚、寫本或雕本而有所偏頗。

另一方面，有時古代抄本即使出現訛錯，仍有其參考價值。例如顧滿林〈慧琳音義與《道地經》校讀笱記〉指出，<sup>52</sup>《道地經》經文中出現的「盟血」、「盟」，<sup>53</sup>其實是「盥」字，因「形近而訛」，<sup>54</sup>抄寫成「盟」字，原字意為「膿」。這樣的推理雖然通情入理，可是整部大藏經除了《解脫戒經》出現一次「盥」字之外，其餘典籍竟未曾出現此字，所以此一推理尚缺確證。幸而「聖語藏」在此處保留了一個異讀，雖寫成訛字「盟」，後面音訓仍然是「奴東反」（音「農」），幫此一推論提供一個有力的例證。<sup>55</sup>

筆者此文以《大正藏》僅出現【聖】的校勘註記為例，說明即使是以所謂的「正倉院聖語藏本」為依據，這樣的校勘仍需透過謹慎的考察來定其是非。

---

<sup>52</sup> 顧滿林〈慧琳音義與《道地經》校讀笱記〉(2015:311-312)。

<sup>53</sup> 《道地經》「肌肉盟血香」(CBETA, T15, no. 607, p. 233, a1), 「便墮盟血唾涌泥」(p. 233, c25-26), 「如盟者」(p. 235, c19-20)。

<sup>54</sup> 請參考張涌泉、傅傑, (2007:35-38), 〈(一) 因形近而誤〉。

<sup>55</sup> 《解脫戒經》:「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歐吐、盥(奴東反)血, 應當學。」(CBETA, T24, no. 1460, p. 664, c26-27), 【聖】於該字作「盟」字。此處《嘉興藏》的用字「盥」是正確的, 請見([https://dzkimgs.l.u-tokyo.ac.jp/kakouzou/106\\_1/canvas/0053.json/miradorView](https://dzkimgs.l.u-tokyo.ac.jp/kakouzou/106_1/canvas/0053.json/miradorView)), 2022/7/6。



## 縮寫:

CBETA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8 年版

P.2381 法藏敦煌殘卷 P.2381 號，P 代表「伯希和 Pelliot」

T 《大正藏》編號，巴利經典引文依照《PTS》版本編號，第一個數目字表示經號，然後依卷數，頁次及行次標示。

## 參考書目

### 1. 藏經及工具書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8)，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台北市，台灣。

CSCD, version 3,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Dhammagiri, India. (<https://tipitaka.sutta.org/cscd/s0202m/mul0/>), 2022/7/6.

《說文解字注》，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重印「經韻樓藏版」，台北市，台灣。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1925),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2. 專書與論文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83)，《雜阿含經》，佛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荀子集解》，清、王先謙集解，蘭臺書局 1972 年版，台北市，台灣。

- 印順法師，(1983, 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再版。
- 末木文美士，(2000)，〈日本佛教目錄學的形成——以《東域傳燈目錄》為中心〉，高洪翻譯，《藏外佛教文獻》第七冊，宗教文化出版社。
- 飯田剛彥，(2011)，〈正倉院·聖語藏經卷について〉(關於正倉院「聖語藏經卷」)，《불교학리뷰》(佛學評論)第9期，금강대학교 불교문화연구소(金剛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韓國。
- 顧滿林，(2015)，〈慧琳音義與《道地經》校讀劄記〉，《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9輯，pp. 299-316，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 張涌泉、傅傑，(2007)，《校勘學概論》，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中國。
- 王建偉、金暉(校釋)，(2014)，《《雜阿含經》校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 余崇生，(1998)，〈從漢刻藏經到日本經藏出版之考察〉，《佛教圖書館館訊》第16期，47-51頁，伽耶山基金會圖書資訊中心，嘉義縣，台灣。
- Bodhi, Bhikkhu,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 Nyanamoli, Bhikkhu and Bodhi, Bhikkhu, (1995),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2001 second print.)。

### 3. 網路資源：

- 3.1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https://dzkimgs.l.u-tokyo.ac.jp/kkz/\)](https://dzkimgs.l.u-tokyo.ac.jp/kkz/)。
- 3.2 CSCD, version 3,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Dhammagiri, India. [\(https://tipitaka.sutta.org/cscd/s0202m/mul0/\)](https://tipitaka.sutta.org/cscd/s0202m/mul0/)。
- 3.3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網址： [\(https://cbeta.org/data-format/ver.htm\)](https://cbeta.org/data-format/ver.htm)。
- 3.4 萬金川演講影片「藏海一滴－漢文大藏經漫談」，2022年5月22日，影片網址： [\(https://youtu.be/fr-sZcAi9sk?t=7562\)](https://youtu.be/fr-sZcAi9sk?t=7562)
- 3.5 法國所藏的敦煌殘卷 P.2381 網址(BnF Gallica)：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3274r.r=Pelliot%202381?rk=21459;2\)](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303274r.r=Pelliot%202381?rk=21459;2)

## Variants Identified in Taishō Tripitaka as Words from Scriptures in Shogozō at Shōsōin, Japan

Independent Buddhist researcher Ken Su

###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collation notes of *Taishō Tripitaka* which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variants with “Sheng 聖” or “Sheng-Yi 聖乙”. According to the paper of Iida Takehiko 飯田剛彦, ‘正倉院・聖語藏経巻について’ (About the Fascicles of Scriptures in Shogozō at Shōsōin), fascicles of scriptures at Shōsōin were managed and categorized into three parts as ‘Buddhist manuscripts’, ‘engraved edition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Miscellaneous scriptures’. Furthermore, ‘Buddhist manuscripts’ were sorted into six categories, they are: ‘Sui texts’, ‘Tang texts’, ‘Tai-Ping manuscripts 太平寫經’, ‘Shen-Hu manuscripts 神護寫經’, ‘A-type manuscripts 甲種寫經’, and ‘B-type manuscripts 乙種寫經’. Therefore the collation mark as “Sheng 聖” or “Sheng-Yi 聖乙” should not be simply referred to ‘Tai-Ping manuscripts 太平寫經’. It take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to find out which category did they imply.

In this article I shall take up variants of *Taishō Tripitaka* identified as “Sheng 聖” alone by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where ‘A’ stands for words adopted by fascicles of Scriptures in

Shogozō, and ‘B’ stands for words adopted by *Taishō Tripitaka*.)

1. Both ‘A’ and ‘B’ are probably wrong.
2. ‘B’ is much favorable than ‘A’.
3.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B’ is the wrong one.
4.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which one is correct.

‘Tang manuscripts’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legacies to modern world. It is a precious gift regards to cultures, Calligraphy arts, and Buddhist literature. Among them, Sui-Tang scriptures in Shogozō at Shōsōin, together with rare copies of them done in earlier era, are even better. Be that it may, it is still not proper to assume that the Shogozō scriptures are always the best version where there is a variant issue. Because the *Kai-Bao Tripitaka* (開寶藏) were sponsored by emperors of earlier Song Dynasty, its authenticity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It is also true for *Si-Xi Tripitaka* (思溪藏), *Chong-ning Tripitaka* (崇寧藏), *Qi-Sha Tripitaka* (磧砂藏) and *Jia-Xing Tripitaka* (嘉興藏). It might be too optimistic to assume those Buddhist scriptures brought back from Tang to Japan happen to be the best recension.

As to the topic of Buddhist textual criticism, some readers might second guess that the older recension is the better on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would not be such a conclusion in general. It takes efforts to judge variants based on disciplines of Buddhist textual criticism, not b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ecension, age, manuscripts or engraved scriptures of a specific Tripitaka.

Key words: 1. Scriptures in Shogozō at Shōsōin, Japan. 2. Collation notes of Taishō 3. Variants 4. Buddhist textual criticism

